

温亚军 著

无

岸

之

海

山东文艺出版社

WUZHAN HAI

温亚军 著

青

无

未

岸

了

之

丛

海

书

山东文艺出版社

WU AN ZHI 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岸之海/温亚军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1

(青未了丛书)

ISBN 7-5329-2390-8

I. 无…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58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千字/269
定 价	20.00 元

序

雷 达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是青年杜甫的名句，气势何等阔大！“青未了”一语，含天地之灵气，无限之活力，它昭示着不断生长、不断延展、不断开拓的可能性。本丛书采用这一诗句为题，不仅因为这套丛书由身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更因为它表达了登泰山以远望，站在新世纪的高视点，全局在胸，超越自我的追求。因之，“青未了丛书”在描写对象和作者的构成上均不做任何限定，

作为一套大型长篇小说丛书，它体现的将是一种新的开放而多元的人文眼光，展现的将是立足于本土的血肉丰盈的艺术世界。

“青未了”长篇小说丛书，以实力派中青年作家为主体，尤其看重那些被时尚化舆论和造势化媒体所遮蔽、所忽视的一些勤奋而扎实的作家，那些把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扎于中国本土生活血肉之中的作家，因而也就特别看重那些能够真实地、深刻地、丰富地表现中国社会现实及其精神本

质的作品。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精神的真实而非表象的真实,精神的超越而非仅满足于题材时空表层的超越。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与之相联系,作家的精神成长问题,文学的有无超越性问题,同样显得突出。由于中国深固的农业文明传统,市场经济意识滞后,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向来薄弱。由于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现当代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歧路、曲折的路,有时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独立自由的审美品格。新时期以来,在广泛吸纳世界文学和现代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相互激荡中,中国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文学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

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我们的文学都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邃。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在模仿和封闭的两极之间摆荡。所以,我们有必要在长篇创作中提倡那种在开放的前提下的本土化探索,以强化民族精神的人文内涵和民族形式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了太多的商业化、消费化、媚俗化的写作现象,它们成了市场的附庸;我们也看见了某些作家人类责任意识淡薄,把文学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私语。这也许无可厚非,但至多可算作文学多元化的一支、一翼,却不是我们向往的境界。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也就是含“钙”的文学。这不妨看作“青未了”丛书的内在精神追求。当然,在风格、题材、样式上,在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上,希望个性越鲜明越好,色彩越缤纷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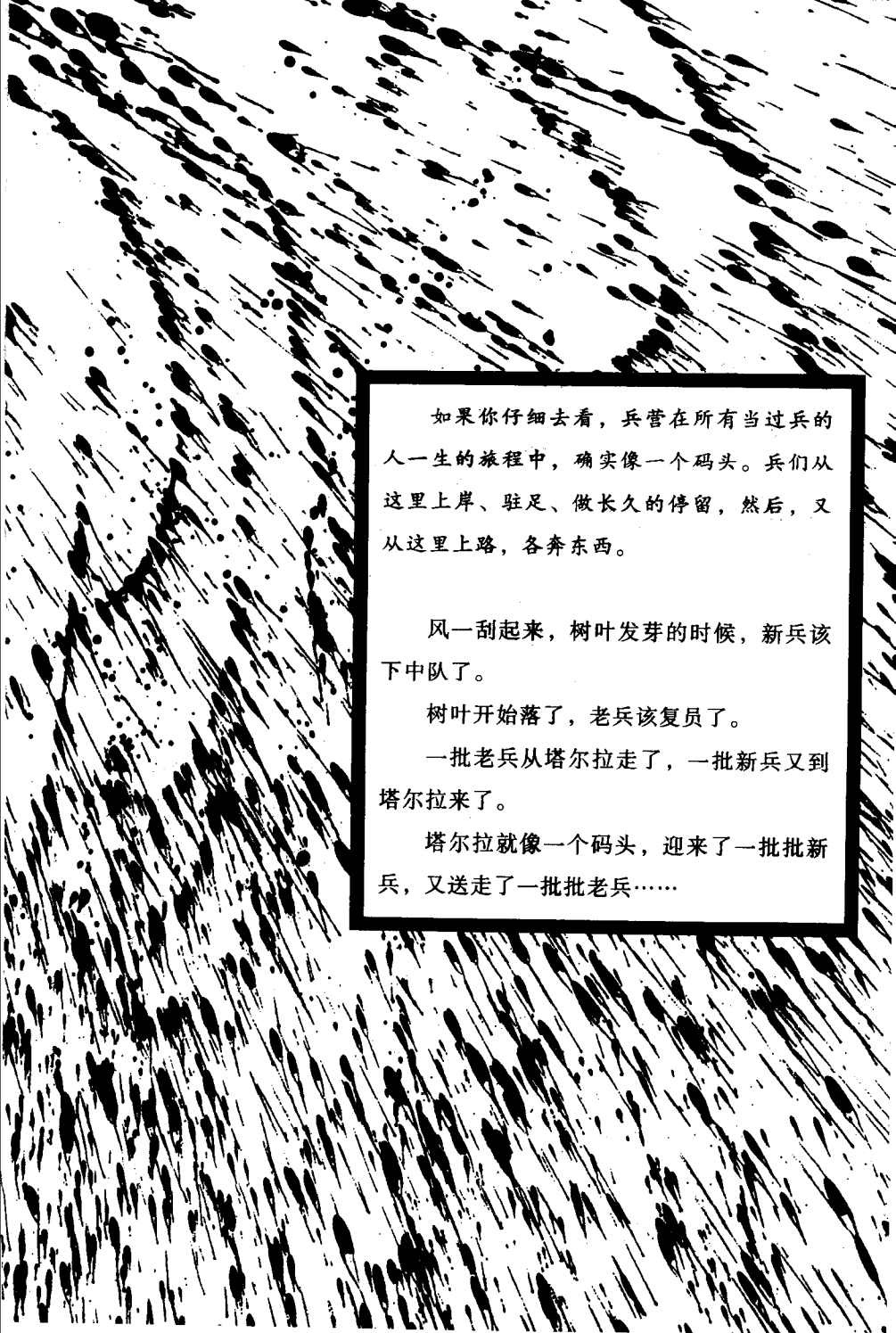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了五位作家的五部新作,他们各有各的发现,各有各的笔墨,共同构成了一股新

的审美冲击力，整体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只要把它们放到当下官场、犯罪、小资、都市风情、“身体修辞”的种种时尚化背景之下，放到消费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之下，便不难发见它们的某些严肃的艺术追求和真实的生命跃动。

现在是到了以新的精神、眼光、胸襟来书写新的时代和人生的时候

了。创新才是前进的车轮。“青未了”丛书将致力于精神揭示的深刻性，艺术表现的创新性，审美意识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融合。只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灵魂，关怀人的生存，关心人本身，它就会不断出版下去，成为读者欢迎的“品牌”。

2004年12月16日，记于北京



如果你仔细去看，军营在所有当过兵的人一生的旅程中，确实像一个码头。兵们从这里上岸、驻足、做长久的停留，然后，又从这里上路，各奔东西。

风一刮起来，树叶发芽的时候，新兵该下中队了。

树叶开始落了，老兵该复员了。

一批老兵从塔尔拉走了，一批新兵又到塔尔拉来了。

塔尔拉就像一个码头，迎来了一批批新兵，又送走了一批批老兵……



A1

叶尔羌河像一截马肠子，弯弯曲曲地穿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流到西北角的荒滩上，突然像人的胳膊一样弯曲过来，绕了一个大圈子，圈子里面就留下了一个方圆几百公里的岛屿。

这个岛屿就是塔尔拉。塔尔拉像一个圆头圆脑的孩子，安安静静地躺在叶尔羌河宁静的臂弯里。叶尔羌河静静地注视着她怀里的这个孩子，无论其丰满还是枯瘦，她都以宽大的胸怀、无比的耐心接纳和倾听着发生在塔尔拉的每一个故事，她把这每一个故事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又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故事连同塔尔拉祖祖辈辈人的希望和幻想，还有他们的痛苦和忧伤，一齐裹挟着，奔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塔尔拉。

无论用什么方言念这个地名，都会被认为是外国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叶纯子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是在四川攀枝花市的一家鲜花店里。过后，叶纯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念起来有点别扭又有点异国风情的名字，从此就根植在她的心中，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在后来所有的日子里，叶纯子也没有搞明白，塔尔拉这个与自己丝丝相连的地名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叶纯子是随新兵一起来到塔尔拉的。因为她所认识的吕建疆今年在新兵连里担任指导员，只有等到在喀什驻训的新兵连训练结束了，才能让她来塔尔拉。所以叶纯子就算好日期，三月底上路去往新疆喀什。没想到这个路程一走就是六天，先是悠悠荡荡三天火车，然后又吭吭哧哧坐了三天的汽车，感觉已经走到了天的边沿，再走就该跌出天边了，才终于到了这个叫喀什的地方。这一路的艰辛叶纯子还没来得及说，见到吕建疆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没有耽搁看沙枣花吧？”

在叶纯子的印象中，吕建疆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这次却给了她一个意外，不但脸上的神情放开了点，还居然腼腆地笑了笑，说：“还早着呢，塔尔拉的春天要到五月份才能到来。”

“怎么可能呢，在我们那里，五月都快是夏天了！”

你们那里毕竟是你们那里，可这里是塔尔拉。

吕建疆不好意思地笑笑，好像塔尔拉的春天来得这么晚都是他的过错似的，他小声说了句：“对不起，塔尔拉会使你失望的。”

叶纯子当时心想：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叶纯子对塔尔拉的了解，除过一年前吕建疆去攀枝花接兵时，在鲜花店和她的那次偶遇交谈了几句外，再就是后来在两人的信件来往中，吕建疆对塔尔拉的叙述了。虽然在他们的通信中，塔尔拉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可

实际上叶纯子对真正的塔尔拉并不了解多少，她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地名上，以及这个具有异国风情地名的地方上那芳香弥漫了整个春天的沙枣花上。

但叶纯子还是不顾一切地来了，在她心里，塔尔拉是一个充满了无穷诱惑力的神秘地方。她想搞明白，为什么那个当兵的一提到塔尔拉，神情就变得那么凝重，目光里充满了让人难以捉摸的内容。也就是从看到他那种神情的那一刻起，叶纯子就在心里琢磨，塔尔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让她仅从这个奇怪的名字上就有种想了解它的欲望？也许是叶纯子的骨子里注入了太多的思考，导致了她的固执和好动的性格，所以当吕建疆在信中纯粹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或者是出于礼节地说出如果有机会请她到塔尔拉来时，她竟没有一点要客套一下的意思，而是毫不犹豫地提笔给吕建疆回信答应了邀请。她不顾父母的阻挡，随便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一到新疆，叶纯子就被新疆粗犷、雄奇的自然环境惊呆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苍茫、辽阔的地方！”尤其是看到天山，叶纯子简直不能控制自己奔涌的感情，真想大喊大叫一番，宣泄一下一直积压在胸中的郁闷。叶纯子的专业是雕塑和绘画，用她专业的目光来看这个地方，处处呈现出自然主义的美感和艺术张力。自打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叶纯子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业，其实她对职业的要求不是太高，只是想有一个能接纳她、能让她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就行了，可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她不但找不到一个能施展才能的职业，而且还饱受了包括她的亲人在内的许多人情世故的冷暖，为此她一直很苦恼。自从在攀枝花第一眼看到吕建疆，见多了油头粉面、被城市生活捏造得已没有性格的男人的叶纯子，立刻被吕建疆棱角分明、刚毅有型的黑脸膛吸引住了，她的脑子里当时就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吕建疆这张脸简直是个天然的雕塑模型！待吕建疆一开口说话，他纯厚的音

质更是充满了磁性，一提起新疆，吕建疆那种急冲冲地想一下子将“新疆”这个概念表达清楚的说话方式，使叶纯子对吕建疆、还有新疆充满了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困扰了她好长时间，最后又促使她毅然地抛开牵绊她的许多世俗的东西，不顾一切地来到了新疆。

在叶纯子眼里，天山就是这个地球的脊梁。它傲然挺立在中亚腹地，像一个坚强刚勇的汉子展示着雄性裸露的肌体，给人一种力的美感。它虽没有能力撑到天上，就在苍茫的荒野上堆起一座气势非凡的高地，但它使东方大地有了高度，有了一片明净的天空和圣洁的厚土。从此，晶莹的雪再没有消融，冰封千里，承受着阳光的厚度，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每一个仰望者都能够掂量出天空下的天山沉甸甸的誓言一般的重量，这些誓言回荡了千年万年，从未改变，它已经积淀为一种信念。叶纯子心里这么想着，吕建疆他们在这这么远的地方当兵，一定有这样的信念，才使他们心态如此平静的，那么自己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呢？她感到很迷茫。

卡车载着新兵一大早从喀什出发，向塔尔拉开进。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浩瀚如海，偶尔出现一些连绵起伏的土沙包，似碧波大海上层层叠叠的波涛一般。卡车行驶在石子铺就的土路上，就像一艘小船在浩渺的大海上航行一般，既辨不出前进的方向，也望不到令人振奋的海岸线。

叶纯子昏昏沉沉地坐在专门留给她的驾驶室里，她早被颠簸得头脑发胀，一路上胃里都在翻腾，有几次差点就要吐出来了，可到最后又只是一阵干呕。叶纯子看到开车的老兵一副认真驾驶、请勿打扰的样子，也不好和他说话，而且饱受颠簸的她本来也难受得不想开口，便强忍着不适，几乎半躺在座椅上默默地看着前方无穷无尽的戈壁滩。车窗外的戈壁滩始终没有改换它的景色，无论走到哪儿，给叶纯子展示的都是空旷和寂寞。叶纯子心里感

叹着，如此广袤的戈壁，多少个世纪来远离喧嚣与繁华，就这样静静地寂寞着、孤独着、偏僻着和荒凉着，它的心中，该是有着一个什么样的梦吧，所以才如此执著、如此忍耐！如果换了是人，人能忍受这样的荒凉，这样的寂寞吗？叶纯子转过身向后面望去，她听到从车厢里传来的、在车的震荡中摇晃着的咳嗽声，尽管什么也看不到，可她还是感觉到了一种安慰，心中有了踏实感。戈壁滩毕竟只是戈壁滩，让它永远独自守着自己的秘密好了，只要到了塔尔拉，一切都会像她想象中的那样充满了诗情画意，会使她大开眼界，让她灵感不断的。叶纯子天真而乐观地想着。

因为塔尔拉在叶纯子的心目中已经被幻想过无数遍，真正快要见到它了，难免心里会激动的，这份激动使她强撑起疲乏的身子，望着前方和天粘连在一起的茫茫荒原，不由自主地感叹了一句：“这多像大海呀！”

叶纯子就这样走进了塔尔拉，也走进了与从前绝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A2

天快黑的时候，卡车像一艘饱经沧桑、已经疲惫不堪的旧船，在茫茫的瀚海中行驶了将近一天时间，终于靠到了码头一般的塔尔拉。

准确点说，塔尔拉就是荒漠中一座小小的孤岛，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像一个张开臂膀的温暖的家，正等待着外出的人们归来。

早迎接出来的中队长一边大声叫老兵帮新兵们往下搬行李，一边叫值班员吹哨子集合新兵，准备开饭。

营房里一片嘈杂声。

叶纯子从驾驶室里跳了下来，她像一道明亮的闪电，在营区里“嗖啦”一声划过，所有的嘈杂声都被击成碎片，悄无声息地落到了地上，所有的目光就像听了口令似的，“唰”地一下齐齐地都聚到了她身上。

叶纯子很难为情，要不是夜色渐浓，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还是中队长老练，在片刻的愣神之后，他迅速走上前来，笑呵呵地握着

吕建疆的手说道：“老吕，真有你的，不但带了一帮新和尚，还接来了一位天使，塔尔拉今年可真是交好运了。”

中队长中等个头，微胖，看上去壮壮实实的，脸有些黑，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有神，并且里面包含着很多内容，一看就是个有头脑又干脆利落的人。

第一次见面，叶纯子就感觉到中队长这个人有军人的气质，并且不失风趣。叶纯子顿生一种亲切感，她很礼貌地把右手伸出去，对中队长大方地介绍道：“我叫叶纯子，是……吕建疆……的朋友吧！”她一直没有想过该怎样介绍自己，猛然碰上这个问题，思维一下短路，有点语无伦次了。

“知道！知道！我是王仲军，我们对你太熟悉了。”中队长大着嗓门说着，却没有回应叶纯子伸出来的手。

叶纯子的手被尴尬地晾在那里，她有点不解地侧过头望了望吕建疆。吕建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中队长依然乐哈哈的，却对叶纯子已经伸出并且一直架着的手好像没看见似的没有理会。叶纯子心里咯噔了一下，咬了咬嘴唇，自己悄悄地缩回了手。

中队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值班员，集合家伙们去吃饭，不饿是不是？愣看个啥呀。”

值班员集合队伍走了，中队长才转过身来，对叶纯子说：“实在对不起，让你难堪了。这里是塔尔拉，家伙们都在这里看着，我要和你握手，他们会有想法的，今夜就得全体失眠了。”

叶纯子听中队长这样一说，觉得有意思，“扑哧”一下笑开了，心里没有了想法，刚才那手足无措的尴尬也消失得不见踪影，她好奇地说道：“没这么严重吧，中队长。我也知道你是三中队的中队长。”

“好，我们算是早认识的老朋友了，”中队长笑着说，“不是我故弄玄

虚，过阵子你就知道这些家伙们的心理了。”

这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王仲军，你又在发表什么歪理邪说呢？”

几个人忙回过身来，中队长王仲军对正走过来的发话者说：“政委，我这是给小叶讲咱塔尔拉人的特色呢。”

政委刘新章哼了一声，笑道：“就你那些邪说，把塔尔拉的特色都给说变味了。”

王仲军赶紧给叶纯子介绍：“小叶，这是支队刘政委，我们的直接首长。”

“什么首长不首长的，我是刘新章，是来这儿蹲点的。”刘新章对叶纯子说，“别听王仲军那些说法。小叶，你可是我们全支队都知道的‘名人’啊！吕建疆到处宣传你，早把你描绘得大家心里都能刻画出你的模样了。这次你能来塔尔拉，可是我们塔尔拉的大事！”

叶纯子听政委这样说，白了身旁的吕建疆一眼。

不知是天色有点暗了，还是吕建疆故意装看不见，他没有理会叶纯子目光里的埋怨，却说：“政委是老塔尔拉人了，可以说他是塔尔拉中队的创始者。”

“创始者算不上，但这个中队一组建，我就在这里，”刘新章有点感慨地说，“在塔尔拉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感情是什么也取代不了的！”

刘新章这么一说，大家突然都沉默了。叶纯子感觉到了，这些军人一提到塔尔拉，神色都变得特别凝重，看来塔尔拉还真不是个一般的地方呢。

还是刘新章打断了这短暂的沉默：“都愣着干什么，赶紧让小叶进房子里休息，坐了一天的车呢。”

把叶纯子让到中队部坐下后，王仲军把吕建疆拉到外面的房子小声说：“老吕，你这家伙咋不事先打声招呼，她说来就来了，也没有准备准备。”

吕建疆说：“我也没有想到她会来，说来就来了，纯属‘突发事件’，也只好把图书室旁边的那间小屋收拾一下，将就将就了。”

“胡说，”王仲军瞪了吕建疆一眼，“人家可是天使，能降临咱塔尔拉，算是咱们塔尔拉的天大幸事，虽是‘突发事件’，咱可不能随便处置一下呀，怎么能说将就呢？”

说到这里，王仲军又压低嗓子说了一句：“我看这个叶纯子长得还真不赖，川妹子就是水灵，你可别错过这次机会呵！”

“你说什么呀，人家可是奔着塔尔拉来的，说是采什么风。你不知道呀，她可是个画画的，算是个艺术家了，你千万不要胡乱说话。”

“艺术家又咋了？塔尔拉的风多的是，随她采去，可塔尔拉的人也得采的，人比风实在多了。你可要主动点。”

这时，指导员付轶炜走了进来。付轶炜是三中队的指导员，吕建疆是副指导员。吕建疆在新兵连担任指导员，算是低职高配，因为新兵连是临时单位，新兵训练一结束，集训干部和班长都各回原单位，恢复原先的职务。付轶炜一进来就说：“老吕，今年你给咱挑的新兵怎么样？”还没等吕建疆回答，又小声说道，“我刚才听说，那个叶纯子来了，快叫我去看看，她一定比照片上更漂亮吧。”

王仲军扫了付轶炜一眼，说：“你的用心我知道，你问新兵情况是假的，主要是想看人家叶纯子是吧？这会先别急着看她了，咱俩就一起先去看看新兵吧。”说着，拉着付轶炜就走，临走时，又想起来叫伙房给叶纯子加两个菜。

王仲军给伙房作了安排，和指导员来到饭堂看新兵。

十七个新兵一群狼似的围着一大盆汤面吃得声音乱响，用来盛面条的勺子传来传去一直就没有停过。几个老兵站在旁边笑着欣赏新兵们的吃相，王仲军对几个老兵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原来不也是这样？猪黑笑乌鸦。”

把老兵们轰散后，付铁炜转着圈子把每个新兵都看了一遍。新兵们埋头只顾忙着吃，顾不上理会他们身后转圈的人，也有的偷偷用眼睛瞄一下付铁炜，搞不清谁是谁，没有一点反应。

王仲军看着新兵的吃相，估计饭不够吃，便到伙房叫炊事员再做些汤面，一定要新兵们吃饱。

回到中队部，付铁炜对吕建疆说：“你今年带来的这批兵可比去年的新兵能吃多了，一群狼一样。”

吕建疆因为是副职，这几年支队新兵训练，总把他抽到新兵连去任职，所以这几年三中队的新兵几乎都是他带回来的。

吕建疆咽了一口饭，说：“新兵连一到分兵站就全乱阵了，今天早上炊事员都顾各自单位的兵了，没有做早饭，中午又没有地方吃饭，一路上就这么来了，好不容易到现在吃上了一顿饭，你说这些新兵能不狼一样吗？”

付铁炜说：“分完兵应该到饭馆去吃顿饭，家伙们还年轻，身体还嫩呢。”

吕建疆说：“我也这么想，但参谋长像个吃人的狼一样在后面紧着催，哪还能有吃饭的时间呀。”

一直听他们说话的刘新章，这会儿接过来笑着说：“连参谋长也成狼了，那我就是一匹老狼，说不定还是狼精呢。”

正在吃饭的叶纯子一直听着他们在说“狼”呀“狼”什么的，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噗地笑了，幸亏嘴里没有饭，不然非喷出来不可。

“你们说话真有意思，把兵们都比喻成狼，那你们是什么？”

王仲军抢过说：“我们也是狼呀，在塔尔拉这地方，把人比喻成狼不是贬低他，而是找着法子表扬呢。”

叶纯子问：“这就是塔尔拉表扬人的规矩？”

“是的，塔尔拉有塔尔拉的词典，有一定的特点。”